

末代皇弟

溥杰



愛新覺羅溥傑

《風雲錄》

分讀卷

【日】船木 繁 著 战宪斌 译

民族出版社

MODAI HUANGDI PUJIE ZHUAN

末代皇弟溥杰传

[日] 船木繁 著
战宪斌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皇弟溥杰传/(日)船木繁著;战宪斌译.

2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7

ISBN 7-105-03216-2

I. 末… II. ①船…②战… III. 溥杰—传记 IV. 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73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门头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2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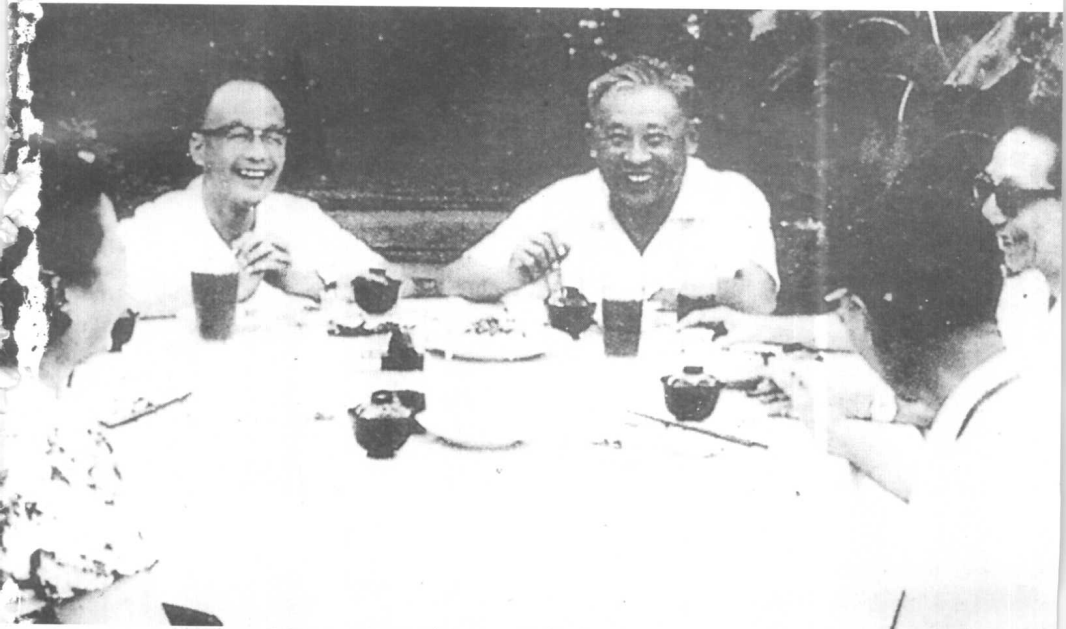
印数:0001—21100 册 定价:14.95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 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周恩来总理接见载涛、溥仪、嵯峨尚子、溥杰、浩、舒舍予等。



▲廖承志看望溥杰夫妇。



▲溥杰与译者战宪斌（清华大学教授）

那堪回首當年事
 慙慙黃粱夢覺時
 味讀董狐重譯筆
 幽明分袂兩心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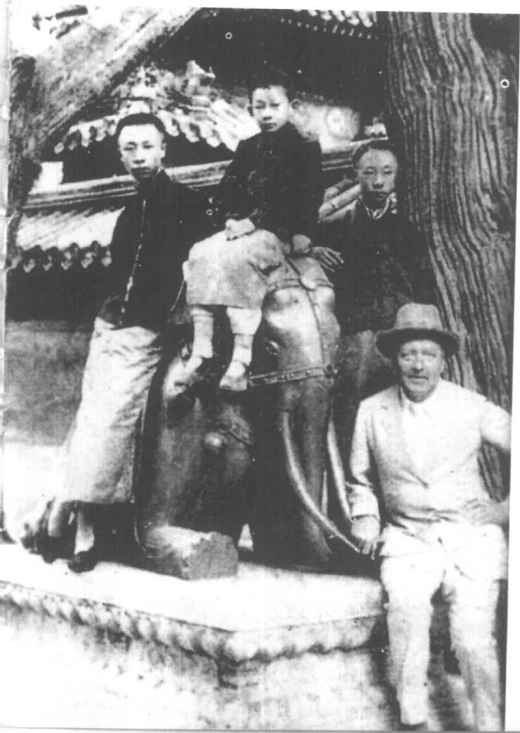
歲次己巳清秋味讀
 戰憲斌先生近譯《皇清實錄一昭和風堂錄》
 抄版德威

愛新覺羅溥傑

▼为溥杰、浩祝寿。



获「头品顶戴」和「紫禁城骑马」的溥杰。



英文师傅庄士敦和溥仪(右)、溥杰(左)、润麒(中)

溥仪 溥杰和弟弟妹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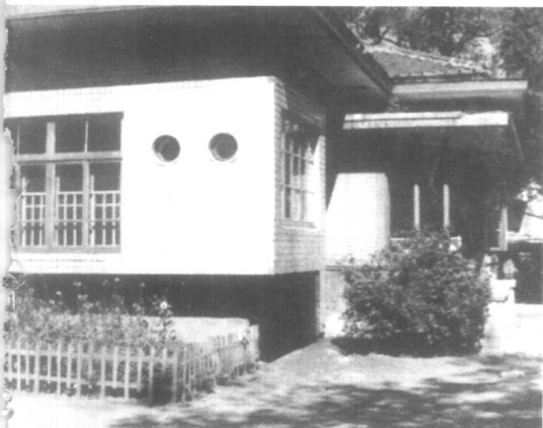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四三日溥杰由本庄繁介绍与日本
嵯峨胜侯爵之女浩在东京结婚。



▲年青时的嵯峨·浩

▲长春西万寿大街117号（伪满洲国时期溥杰旧居）。



▲溥杰夫妇和女儿慧生



▲在七叔载涛家。



▲溥仪、溥杰与载涛



▲溥杰夫妇在护国寺大街的家中。



▲ 溥杰、浩在客厅。



▲ 溥杰、浩参观延安枣园。

◀ 1983年6月溥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一九七四年溥杰、浩到日本探亲时，浩在宴会上表演烤肉。



位于中山神社里的爱新觉罗社。



▲ 溥杰、浩和女儿女婿、孙儿们

▼ 溥杰三妹金韞颖和丈夫
润麒(婉容皇后之弟，
全国政协委员)



▲ 溥杰四弟溥任（市政协委员）

爱新觉罗家系图

⑧

道光帝 (旻宁)

⑨

慈安太后 (东太后)

咸丰帝 (奕訢) 同治帝

⑩

慈禧太后 (西太后)

恭亲王 (奕訢)

隆裕太后 (西太后之侄女)

叶赫那拉氏

初代

醇亲王 (奕譞) 第二代

光緒帝 (载湫)

刘佳氏

瓜尔佳氏

醇亲王 (载沣)

⑪

宣统帝 (溥仪)

溥杰

溥仪 (早逝)

溥仪 (早逝)

溥仪 (二格格)

溥仪 (三格格)

溥仪

溥仪 (四格格)

溥仪 (五格格)

溥仪 (六格格)

溥仪 (七格格)

嵯峨家系图

(明治天皇御生母)

中山忠能

中山一位局

嵯峨公胜

中山忠光 仲

子

尚子

实胜

浩

启子 (池见)

泰子 (福永)

千子 (田町)

公元

2006/10

序

日本国船木繁先生著、战宪斌先生译的《末代皇弟溥杰传》，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承战宪斌先生及夫人邸宏女士嘱，为《末代皇弟溥杰传》写卷头语。

我研究满族史和清代史，便同溥杰先生有所交往。溥杰先生生于1907年，是一位阅历丰富、襟怀大度、聪慧勤敏、慈和坦诚的长者。我和溥杰先生在夜灯下谈清论史，觉得自然怡悦，兴味不已。曾承溥杰先生为拙著《努尔哈赤传》题签，并蒙赐墨迹。溥杰先生已故夫人嵯峨浩女士，我在护国寺街先生寓所见过，是一位历尽沧桑、雍容昭静、敦惠敏丽、祥和温彬的裙钗淑范。《末代皇弟溥杰传》的传主为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及其夫人嵯峨浩女士。但我对他们的往事知之甚少，所以很愿意成为这部译著的第一位读者。

重温历史，以史为鉴。《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有益于人们了解近百年的历史。全书记述的时间，起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日明治三十年），迄于1988年（日昭和六十三年），约近百年。这段历史的跨度，自清末，经民国，而伪满，至新中国。书中分《日本留学》、《“日满亲善”》、《流水落花》和《相依为命》四章，凡五十六节。其间的战争、媾和、事变、离合、天灾、人祸，一件接一件，一节顶一节。那些重大的事变，不仅是中国史上的大变动，而且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惊心动魄，震撼世界。溥杰先生作为本世纪中国历史和中日关系史的一位见证人，使近百年之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透过这本著作，重现眼前，引人思考。这部著作作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资料、新见解。书中载述了醇亲王北府生活的细节，并援引溥杰先生对乃父摄政王载沣的分析：“父亲诞生在一个专制和革命的

时代，生活在封建的社会和保守的家庭中，再加上他八岁就袭亲王爵”，即是一例。特别是首章《日本留学》，著者船木繁先生与溥杰先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十七期同窗，记述许多史料，鲜为人知，弥足珍贵。书中于“日满亲善”的历史，著者站在“日中和平与友好”的立场上，并以朝鲜李王垠与李方子女士的经历做衬托，重笔反省，鞭挞邪恶。

满族贡献，不宜抹煞。《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有益于人们了解近百年的满族史。满族是我国的一个伟大民族，也是世界的一个伟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全国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和满族。满族建立的清帝国比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其时间更长，对后世影响也更大。清朝时中华多民族统一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并有了四万万多人口。满族孕育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满族对中国历史、也对世界历史作出了伟大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满族人民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不光是父母，甚至连整个爱新觉罗家族都对溥杰说，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等。”这在溥仪兄弟心灵中，更加燃起“复辟清朝”的火焰。后来溥仪等为着“复辟清朝”藉用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图谋侵吞中国，也藉用溥仪做招牌。然而，双方都同床异梦。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既走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吞中国愿望的反面——民族解放，又走向爱新觉罗家族复辟清朝愿望的反面——人民解放。最后出现两方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新中国，各兄弟民族才能实现平等；也只有在新中国，满族人民才能获得新生。1978年溥杰先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是满族新生的佳证。

霜雪之后，必有阳春。《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为记载溥杰先生八十余年生涯的传记著作。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是满洲皇族的宗室。满洲皇族分为宗室和觉罗——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以下子孙为宗室，旁支为觉罗。溥杰先生在清朝是宗室，更是皇亲

贵胄。在中国历史上皇亲贵胄经历曲折者不乏其例，但像溥杰先生之经历坎坷者至为罕见。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载述。就溥杰先生个人际遇而言，一生共历五次大的“劫难”：清朝覆亡，从皇亲贵胄变成“流浪王爷”；东瀛军校，自“天堂北府”落入“人间地狱”；日军投降，由陆军中校变为囹圄囚徒；十年文革，从普通公民降为“专政对象”；浩妻病故，由相依伉俪成为耄期孑身。溥杰先生饱受童年社稷倾覆之苦、青年军校磨炼之苦、中年高墙牢笼之苦、老年“文革”风暴之苦、暮年幽明分袂之苦。人生之苦谁无，五劫集身有几？然而，溥杰先生能识时务，深反思，激流拼搏，不有止息。溥杰先生经受烈火的烤炼与血泪的浸泡，性坚毅，胸宽广，情真切，心诚笃，从而给读者以人生真谛的启迪。

贯穿《末代皇帝溥杰传》的主线是和平与友好。著者船木繁先生出自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亲历战争之残酷，深知和平之可贵。书中通过中国溥杰先生与嵯峨浩女士、朝鲜李王垠与李方子女士这两对中日、朝日“国际政略婚姻”的实例，尤以溥杰、浩夫妇和李方子女士三人在东京的对话，告诉读者这本书的主旨：

国家是不同的，但人生经常处于困境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可以互相往来的时代了。和平这个字眼是多么伟大啊！愿世界永久和平！

书中又转述爱新觉罗·浩在病榻上续写《流浪王妃》时的话：

如果我能以这本书，把我在战前所亲身体验到的中日两国国民因战争而遭不幸的痛苦，如实地告诫给我们的后代，尤其是告诉给日本人，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日本人理解新中国，有益于中日两国友好，则是我万幸之至的。

这是血与泪凝结的金玉之言。中日之间，乃至世界各国之间，如无和平，便无友好，更无幸福。世界和平，中日友好，人民幸福，这是著者、译者和读者的共同愿望。

溥杰先生为本书志诗云：“那堪回首当年事，惩毖黄粱梦觉时。

味读董狐重译笔，幽明分袂两心知。”溥杰先生借用春秋时晋国良史董狐秉笔直书之典，喻赞战宪斌先生的译著《末代皇弟溥杰传》，给予肯定而确当的评价。

阎崇年
1989年10月

说明：1. 本书1990年曾由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溥杰先生健在，后于1993年去世。本书汉文译本1998年经译者修订并在我社重新出版，内容未作大的改动。

2. 本书中数次出现的“满洲国”，是指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时建立的傀儡政权。

前 言

1974年12月，爱新觉罗·溥杰和浩夫妻回日本探亲，这是他们夫妻在战后重新团聚后第一次访日。从这一年开始，溥杰先生得以同战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们重温旧交。由于笔者和安藤正君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同溥杰先生同编在一个区分队，所以就担当起溥杰先生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代的同期生们之间的联络人了。

此后，每当溥杰和浩夫妻来日本时（1987年末只是溥杰先生一人来的，因溥杰先生的夫人浩已于当年6月在北京谢世），笔者总是出面迎接和联络，因此有幸同溥杰先生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加上这期间笔者及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们有机会前往中国北京旅行，访问溥杰和浩夫妻的私邸，亲耳听到了许多有关溥杰和浩夫妻战前战后大半生涯的宝贵史料；参观北京故宫（紫禁城）时，溥杰先生就故宫的历史和实物又向笔者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使笔者对中国清代的有关历史有了较深的了解。

我们这些战前曾同溥杰先生在同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们，从那时起就对溥杰先生的为人极为钦佩。尤其战后，每当溥杰先生来日本同我们这些军校时代的同期生见面时，我们都从他那饱经时代风雨磨难而变得越发气量大度的风格体会到，凡有识之士的高风亮节，大概都是指类似溥杰先生这样的人士而言吧。

仔细扪心回味，溥杰和浩夫妻自日本昭和时代（1921年以后）至今的大半生涯的历史事实，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溥杰和浩夫妻确实是自日本昭和时代到现在这一大段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见证人之一。